

台山上川島直擊

西沙海難漁民家屬 清明倍思親 無屍空墳建無望 無盡哀思無處放

台山上川島沙堤村位置圖



這個清明節，對於台山上川島沙堤村來說，沉重得有些讓人透不過氣來。去年「9·29海難」中，遇險的船員，絕大多數來自這個村。最終搜救結束後，沙堤村證實有3人死亡，24人失蹤。出海前，這27個人，都是生龍活虎的青壯年。而今，這場劫難也成為村裡至今難以消弭的傷痛。對多數家庭來說，沒有屍骨，建墳無望，他們的思念無處安放。點燃一炷香，向着西沙方向默念至親的名字，成為他們僅有的紀念方式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、徐悅 台山報道

2013年9月29日，颱風「蝴蝶」肆虐南海西沙致4艘廣東台山籍漁船傾覆，88名船員落海僅26人被救起，14人死亡48人失蹤。這是近20年來南海發生的最大海難。半年過去了，家屬雖已得到安撫和賠付，但心理創傷仍未癒合。清明節至，思親情愁再次籠罩死難及失蹤船員家屬。

兒子身份證 擺在飯桌上

「清明節了，海華的父母也不知道的多難過。」帶路的村民告訴記者。在這次海難中不幸遇難的楊海華，出事時才25歲，是家中獨子。

推開楊家緊閉的大門，楊海華的父親楊阿福，坐在門邊默默地抽着水煙，母親甘娣，在一旁織着漁網。一隻蝴蝶靜靜地落在地上。堂屋中央，幾柱剛剛熄滅的香燭，仍然吐着餘煙。

「兒子沒有了，我們什麼都沒有了。」甘娣低着頭淡淡地說了一句。旁邊的飯桌



楊阿福留着兒子的身份證高懸思念。

上，兒子楊海華的身份證，陪伴着母親。照片上的年輕人，稚氣未脫。「清明節了，把他的身份證擺在飯桌上，我們兩個人陪他吃頓飯。」甘娣使勁抹了抹鼻子，眼淚還是不聽使喚。「你又哭，哭有什麼用？」楊阿福有點憤憤地朝妻子喊了一句。頓時，整個庭院陷入一種沉寂的情緒當中。

在堂屋一角，安放著兒子楊海華的靈位，沒有掛照片。楊阿福說，兒子才25歲，實在太年輕了，還是不擺出來好，免得看到就傷心。「半年過去了，我們就當他出海一直沒有回來。」沉默了半天，楊阿福像是自言自語，又像是對記者說。「我們海華不像村裡其他孩子，不賭博不吃白粉，最聽話了。」

在沙堤村，不少村民見記者從楊家出來，忍不住上前說，楊海華是個特別好的孩子。勤勞能幹，又懂事。年紀輕輕的，就通過打工和打魚賺了一筆錢，在村裡買了一棟二手房子。出海前，房子剛剛裝修完，原本等着回來就可以辦婚禮。

白髮送黑髮 斷腸無處哭

「出事後，海華已經懷孕的未婚妻，打掉了腹中胎兒，一切沒有盼頭了。」有村民長歎了一聲。在沙堤村，27個遇難的人裡頭，有5個都是像楊海華一樣的未婚青年。

在村裡採訪時，記者獲悉，對於遇難、失蹤船員的家屬，村委做了大量心理疏導工作。海難3個月後，在村委會主持下，所有家屬在村廣場舉行了一場燭光悼念活動。之

後，在市裡協助下，也請了心理輔導醫生，挨家挨戶走訪。但是，海難之後的首個清明節，村委會副主任李光榮稍稍有些放鬆的神經，又緊張了起來。村裡這幾天又召集家屬談話，希望通過集體的溫暖，驅趕對親人的過度哀思。

李光榮告訴記者，清明掃墓緬懷親人是傳統。可家家都是白髮人送黑髮人，誰也受不了。「況且，連個屍骨都沒見到，墳也沒法修，連個痛哭的地方都沒有。」李光榮說，一個星期前，有些家屬曾集體到村委會，希望能組織搭船前往事發海域去祭拜親人，村委商量了沒有同意。「除了路途遙遠，天氣變化海上也危險。再說了，人不能總陷在悲傷的情緒裡，日子還要朝前過，要不然逝去的人在天上也不安心。」

27人集體墓 蹉跎未建成

村民楊金蓮也在海難中失去了唯一的兒子。「兒子屍骨都沒有見到，清明節連個哭的地方都沒有，唉，這樣的日子該怎麼過啊。」楊金蓮告訴記者，春節前，他們曾向有關部門反映，希望能在沙堤村後山上為27名罹難的出海人立一個集體墓碑，一來能夠讓家屬在特殊的日子有地方紀念親人，一來也可以警示世人注意海上安全。不過，這個想法同樣沒有得到支持。

「連紀念墓碑都無法建起來，清明節要我們去哪緬懷親人呢。」說到這裡，楊金蓮的眼圈又開始紅了。



海難倖存者梁衛強說，今後還是要出海打魚。

有餘條，也只有繼續出海這唯一的選擇。廖永軍的兒子讀初三，目前最大的願望就是供兒子好好讀書，將來不用再做漁民。

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，沙堤村20歲出頭的年輕男子多在外打工，仍出海打魚的人大多30歲以上，有幾年打魚經歷後，難以適應外面的生活。像梁衛強和廖永軍一樣，海難的陰影仍揮之不去，他們卻只能重新上船出海。

勉兒讀好書 將來不打魚

村民廖永軍的弟弟廖永康死於這次海難，半年多來他因為精神受到極大創傷，只能臥床休養。記者採訪當天，他剛剛拿到新的漁民證，準備清明後再次出海。廖永軍跟島上大多數青壯年男子一樣，靠出海打魚成了家中最主要的經濟來源。儘管對弟弟的遇難心



年邁母親在家中給失蹤兒子上香。

外嫁女住娘家 恐父母想不開

和楊阿福家一樣，楊金蓮一家也是在即將辦喜事前得知海難噩耗。楊金蓮出生於1953年10月，去年國慶過後，就是他的60歲大壽。唯一兒子楊海波失蹤，他沒有等到壽宴，等來的只有數月的煎熬和悲痛。

楊金蓮的妻子說，半年多了，心情稍微平復一些，但提起眼淚還是止不住。夫妻二人育有一子一女，出事後，已經外嫁的二女兒楊雪輝回來照顧年邁父母。「小弟不在了，我怕他們挺不住。」由於家中悲痛的氛圍數月未有淡化，她索性把1歲的女兒帶來常住。

外孫女繞膝 家中現生機

也是從這時候起，家裡逐漸有了人氣，甚至間或傳來逗小孩子的歡笑聲，殘破的家庭開始恢復了一些生機。

楊金蓮說，有了如今兩歲的外孫女在，更多的時間用來帶小孩，就會沖淡對兒子的想念。「但是一靜下來，對兒子的思念就立刻湧到心上。」楊金蓮妻子說。鄰居勸她，事已至此，生者節哀。夫妻二人喜歡打麻將，周邊村民為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，常把麻將抬開到他家，屋裡熱鬧了許多。

靜下心來，楊金蓮說，還有一個心結他始終無法打開。楊家人一致認為，孩子的死是船東造成的。「收到颱風警報後，如果避進風港，就不會翻船。人都沒了，要魚幹嘛？魚比人還值錢嗎？」對於今後的打算，楊金蓮說，雖然已經60歲了，但還是要養家，時機成熟時會重新出山，在近海打魚。



女兒帶外孫女在家中陪伴，楊金蓮夫妻稍微沖淡對兒子的思念。

陸地打工失「自由」 倖存漁民再出海

記者在沙堤村走訪多位遇難者家屬及倖存者，對他們而言，失去至親的傷口仍隱隱作痛。對倖存者而言，半年前的驚魂一幕仍時常浮現。可是面對最現實的生計問題，他們只能選擇重新上船、奔赴大海，搖搖頭無奈地說：「除了打魚還能做什麼呢？」

上班復上班 城裡人情淡

倖存者梁衛強今年39歲，是所在船隻第一個跳海的人，後又奇跡般得救。之後他曾試圖在「陸地」找一份安穩工作，最長的一次是在深圳某物流公司做了一個月卸貨工。「就是不習慣，每天都要上班，除了上班還

是上班。不像出海，出一次回來可以休息一個月，年底可以休息更久，更自由一些。」梁衛強說，大城市淡淡的人際關係和複雜的交通也令他難以忍受，「住了好幾天都不知道隔壁是誰，出門就必須坐車。」



失蹤漁民家屬常在沙堤漁港駐足，懷念出海至今未歸的親人。

50萬賠償到手 心理創傷難癒

記者了解到，「9·29海難」發生之後，在海陸空大搜救間隙，當地迅速成立了3個安撫善後工作小組。半年多來，包括上川島和下川島在內的船員家屬，沒有出現因事故引發的意外事件。同時，民政等部門也陸續制定了賠償金方案，並最終得到家屬同意。根據該方案，按死亡或失蹤的船員人頭算，家屬最終獲得50萬元賠償，資金分別來自市、鎮政府部門及漁船股東。另外，購買意外險的船員還獲得數十萬元不等的保險賠償。獲救和受傷的船員，也獲得1萬至2萬元賠償款。

兒失蹤 媳離去 家散了

記者走訪發現，賠償金雖然到位，但家屬的心理創傷在短時間內仍難癒合。村民廖天養的兒子廖永康是失蹤人員之一，事後，兒媳帶著孫兒離開了沙堤村，回到廣西老家生活。他希望得到孫兒的撫養權，在得知法律並不支持他的要求後，最終放棄。「50萬元的賠償款，我們二老和兒媳各25萬，這個家也散了。」直到現在，廖天養夫婦還沉浸在喪子的悲痛當中。吃飯前，他們都要給兒子上一炷香，早晚各一次。沙堤村村民告訴記者，村裡幾十個家庭遭遇不幸，和他們聊天時，會特別注意該說什麼話，什麼話碰不得。「心理陰影還在，估計一時間難以消除。」一位村民告訴記者。



廖天養沉浸在喪子悲痛中，未能解脫。